

61575

210



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

祥道進

廟門之位

旅次

尸次

朝踐之儀

饋食之儀

加爵之儀



筮日主人西面既宿尸主人南面

面請期如氏曰大夫不西面者祭日主人南面視殺

饗特牲牲饗在廟門外東南魚肝饗在其南

鼎少牢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羹西一鼎在

筮日史東面受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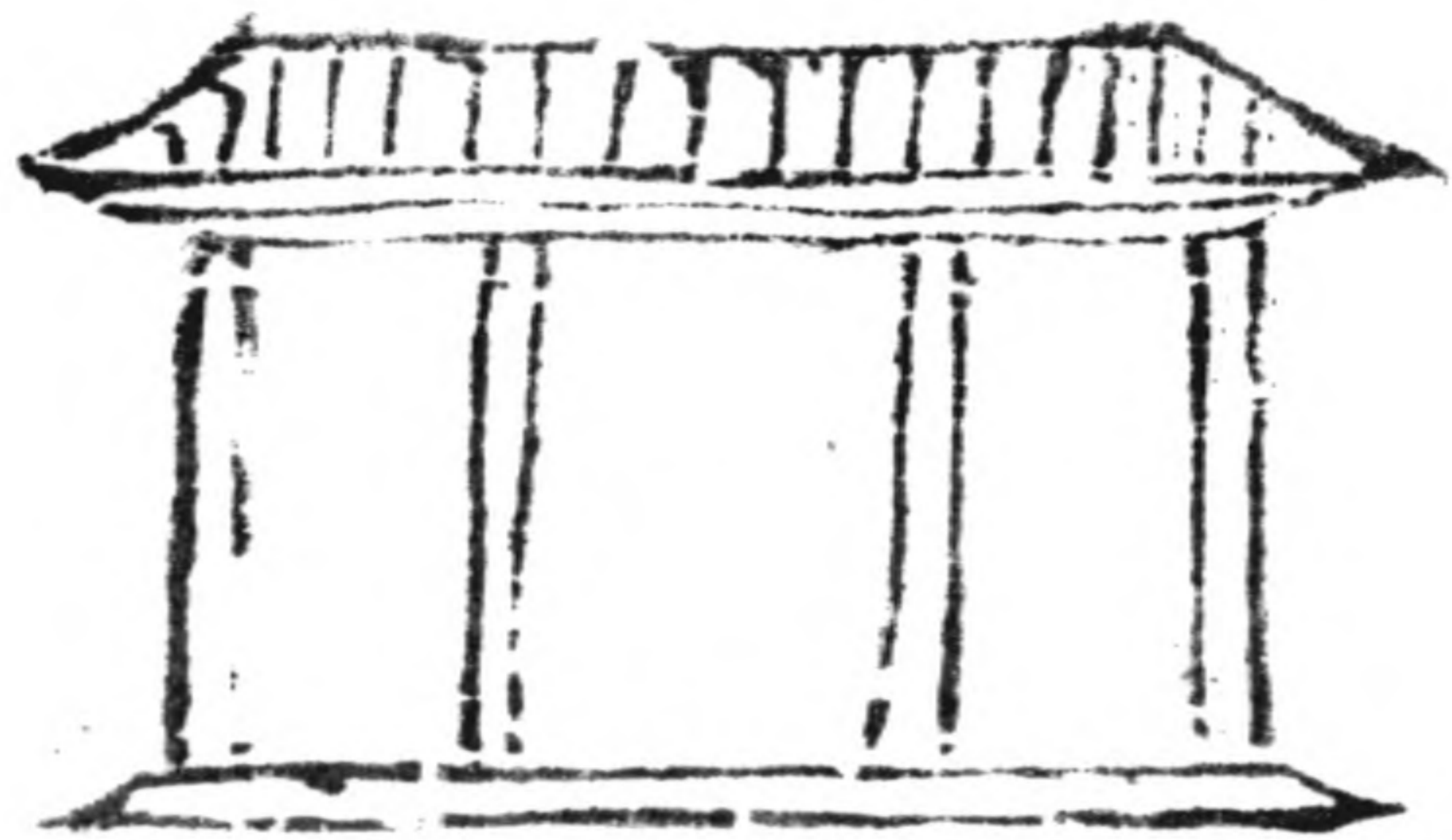
記曰卜郊于禰宮又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

齊於內然後會享于太廟則人君筮與祭日

不在廟門矣大夫士與助祭者執力不相遠故

於廟門之外以見之

大夫廟門之位



士 廟 之 門 位



筮日及前祭主人西南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祭日主人南面視殺

饗牲饗在廟門外東南魚腊饗在其南

鼎北面北上祭日主人南面視殺其
上東者當門也牲在祭西北者陳足

筮日有司羣執事東面北上茲者東面受命前祭衆賓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
北東面南上祭日如初

特牲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兄弟立其南西面北上有司君執事東面北上前期三日
筮日如筮日之儀前祭之文主人兄弟即位于門東

如初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既視壺濯宗人請期祭之日主人視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既而祝迎尸于門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尸入門左少牢筮日主人朝服于門東既宿尸反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北面請祭期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宗人西面北上視到羊擊豕乃退將祭主人即位于阼階東西面司宮延于奧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然則士前祭立于廟門者五筮日一也筮尸二也前祭之夕將視濯具揖入三也既視復外位而請期四也祭之日視殺揖入五也大夫前祭立于廟門者四筮日一也筮尸二也既宿尸而請期三也祭之日視

殺入四也蓋士遠君而伸故視濯具與視殺異日大
天近君而屈故視濯具與視殺同日然皆視殺於門
外而已天子諸侯其殺與大夫士異其視濯具以異
日與士同然天子諸侯門外之禮無所經見郊特牲
言作龜於祔官則不於廟門矣太宰祭祀贊王牲事
大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至藻曰惟君黼裘以誓省
則天子之於視濯具未嘗不親也

尸次



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鄭氏曰旅衆也公卿
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尸則
有幄考之幕人祭祀其其帷幕幄帟綬帷設於旁幕
設於上幄則四合如屋者也帟則平帳承塵者也掌
次於旅言幕於尸言次則次不特用幕而已鄭氏謂
尸則有幄是也特牲禮迎尸于門外尸入門左少牢
禮祝出迎尸于廟門外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則次
設於西塾矣尸次設於西塾則旅幕設東塾矣

朝踐

饋食

禮運曰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穀禮醎以獻
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腥其俎謂
解其體而腥
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太古也其說謂
體解而腥之此以下皆所以法於中古也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

牛羊實其簋盤豆鉶羹

此謂薦今世之食也其夫豕牛羊

義曰主西者謂朝踐之時薦其血毛才朝踐時醴醑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
饋食之時用醴薦其燔炙謂燔肉家肝持牲禮主人獻刀寶長以所從三婦獻
尸寶長以燔從則此君薦之用多夫人薦用醴也退而合身者前期薦醴既未
孰今至饋食乃取燔爓肉更合身之合孰煨更薦尸祖惟獻方體則左體亦饋
中亨之既熟乃分別骨之禮器大廟之內故矣君親率牲大夫贊

幣而從

用幣告神殺牲

君親制祭夫人薦盎

親制祭謂朝事進血骨時所制者制所洗於齊也

祭於室

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親割謂進牲時正義曰君親制祭夫

制牲用洗其肺也入以祭神於室此時夫人薦盎侯伯子男之君制牲君不獻故
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薦熟時君親制牲於所君亦不獻於夫人薦
約漢法而如此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奠定詔於堂三詔

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為祈乎外

曰奠定詔於堂謂奠肉既熟納之尸入室乃先以相盛之告神於堂

郊特牲周人尚臭既灌然後迎

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燂

蕭合

羶羶

灌謂始獻神也巳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

謂執事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

樂以詔神入於室又出以隨於主前主人

以禮巨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與

升首於室

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牖下

直祭祝于主

謂饋食時也祭以血為正則血雁之屬不敬心耳

祭義

祭之日君牽牲穆谷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

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鷩刀以割取腓臂乃退燭祭祭

腥而退敬之至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

羶羶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

肺首心見間以挾概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

下用情禮之至也

二端謂氣也饗二九謂朝事與薦黍稷也

周官

籩人朝事之籩其實粢稌桃乾棗榛實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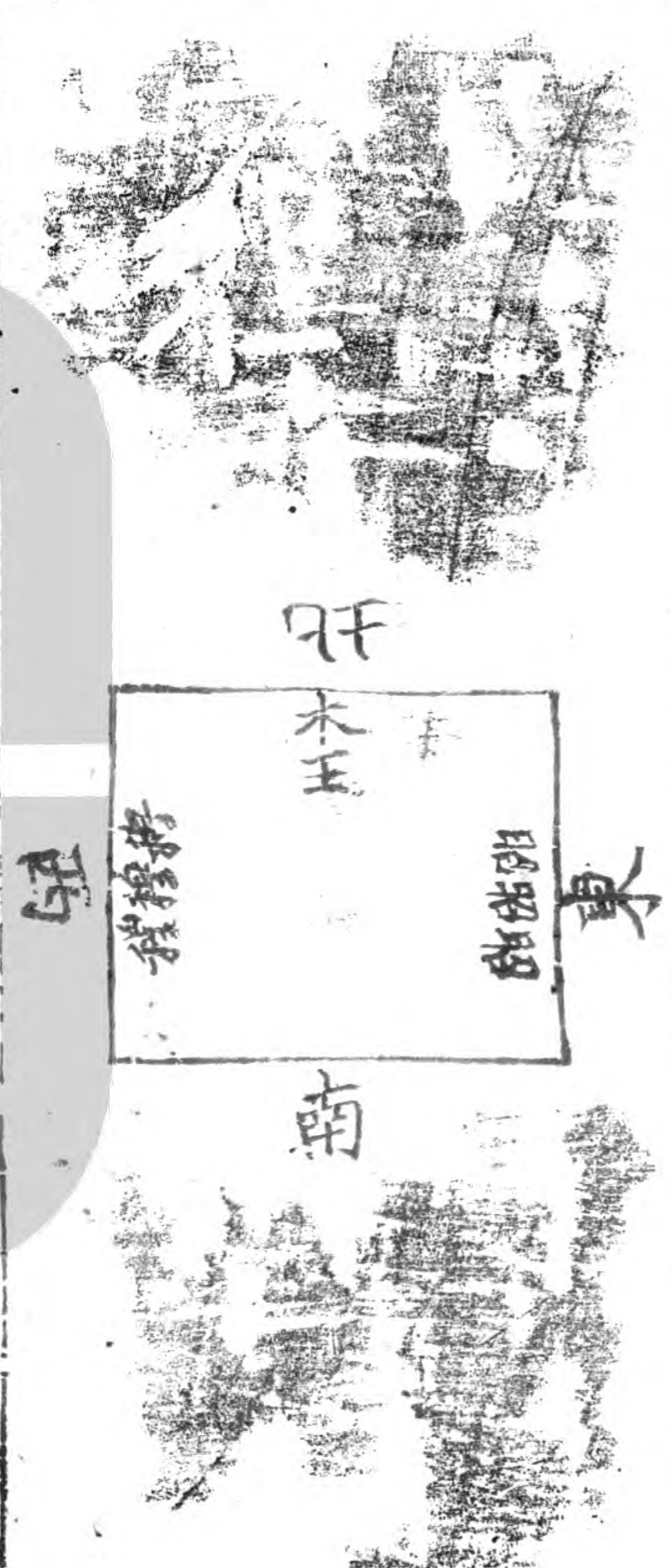
苴醢醢昌本棗藟菁苴鹿藿茆苴麋藟饋食之

豆其實葵苴羸醢胛析麋醢胛蟻醢豚拍魚醢司尊

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

祭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

嘗冬承其朝獻用兩者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



尸入既裸於室然後延之于尸西坐于主東南面行朝踐之禮焉延之于尸西所謂坐尸于堂是也坐于主東所謂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是也南面所謂父

南面子北面而事之是也其時君出迎牲袒而牽之麗于碑以幣詔之於庭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鷩刀以封取豚膋而毛血詔於室請載脾膋合以黍稷燔於爐其室實則麋菁白黑形鹽臠鮑魚鱠豆實則韭菹醢醢昌本藥鷩筍首菹鹿藿茹菹栗鷩尊則春夏禴用兩犧尊秋嘗冬烝用兩者尊追享朝享用兩者則或豚解而腥之或体解而爛之然後詔以羹羹定焉其禮謂之朝踐亦謂之朝享又謂之朝獻以象朝時之所養也

大夫饋

食儀

天子諸侯

饋金之儀

見於經者

尤略今圖

大夫士禮

于後賈公

彦曰天子

諸侯大夫

士雖同名

饋食仍有

少別何者

所祖

廣祖

膾祖

魚祖

敦黍

敦黍

會黍

豕祖

羊祖

金敦黍

金敦黍

鹿祖

鹿祖

百

百

百

黍祖

黍祖

羊

豕

備



天子諸侯
食前仍有
饋獻一是
饋孰陰厭
陽厭尸入
室乃獻大
夫士則饋
孰上黍稷
為陰厭陽
厭前無饋
獻以此為
異耳

士饋
食儀



牖

羹定認於堂然後延主于奧尸坐其北主人拜安尸
而奠爵舉焉此所謂舉筭用詔安尸少牢禮所謂尸
即席坐主人拜安尸即奠是也其筵實則棗栗桃
乾榛榛實豆實則葵藿醢脾折蠶醢蜃蜆醢豚拍
魚醢尊則春祠夏禴用兩象尊秋嘗冬烝用兩壺尊
追享朝享用兩山尊俎則載合耳之熟而蓋簋之黍
稷進焉考之儀禮饋食之儀祝筵尸于室中東面主
婦薦兩豆葵藿蝸醢醢在北主人設俎于豆東魚次
腊特于俎北主婦設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劍茅設
于豆南南陳祝酌奠于劍南佐食啓會郤于敦南尸
按祭佐食取黍稷肺祭尸尸祭酒劍佐食爾黍稷于
席上設大羹于醢北尸食肺脊主人羞所俎于腊北
元飯告飽主人主婦酌尸

加爵

周禮邊人加邊之實菜脯

加邊謂尸既食后亞獻尸

所加之邊重言之者以其四物為八邊正義曰加邊是尸既食后亞王尸所加之邊者菜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邊以其內宗所薦明王於后又見

特牲主婦獻尸云宗婦執兩邊於尸外主婦受設於敦南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設邊之事故知惟主於后也少牢主婦不設邊者以其當日實尸故也

其下大夫不實醢人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苴苴鴈

醢筍菹魚醢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邊

加爵之豆邊郊特

牲曰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

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豆有菜其以醢孫和魚醢其餘另有其詳云也

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特牲饋食王

人主婦酌尸畢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

洗致如初無從衆賓長為加爵止

大夫士之獻而禮成多士之獻也

春秋傳曰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加邊豆六品又季孫

如晉晉侯享之有加辭曰小國之事大國

不為

爵今豆有如下

堪邊人醢人言朝

則獻饋獻筮豆也言加邊加豆則加爵之豆邊也特牲

禮主人主婦既酌尸然後長兄弟衆賓長為加爵則加

爵不施於亞獻之節鄭氏釋邊人謂后亞獻尸所加之

菜其說誤也明堂位曰獻用玉琖加用璧散璧角特牲

禮獻用爵加用觚又獻主人主婦加繫長兄弟衆賓長

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

三詔

炳蕭

茅苴

茅旌

道布

三詔

禮曰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又曰詔

祝於室迎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又曰血毛告

幽全之物也蓋尸入則裸既裸則迎牲牲入則用幣

於庭以告其將殺禮器所謂君牽牲大夫贊幣從是

也既殺則薦血毛於室以告其幽全國語所謂毛以

告物血以告殺是也及薦於室又用羹以告其饗

禮器所謂堂事交乎階是也凡此皆朝踐之節也

儀禮大夫士無裸禮故殺牲而後迎牲迎牲而後迎尸天

子諸侯有裸禮故迎尸而後迎牲鄭氏曰迎牲之時

坐尸於堂西南面坐主於堂西東面祝乃燎臍管於
爐君親制祭然後升牲首於北牖下至薦熟乃更延
主於室之奧尸坐于主北然祭統曰所使為尸者於
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則尸之在堂固南面矣
特牲少年皆坐尸於室西東面則尸之在室西東面
矣鄭氏曰延主于室之奧尸坐于主北其說或然其
言堂上坐主於西東面是象神者與神異嚮無是也

炳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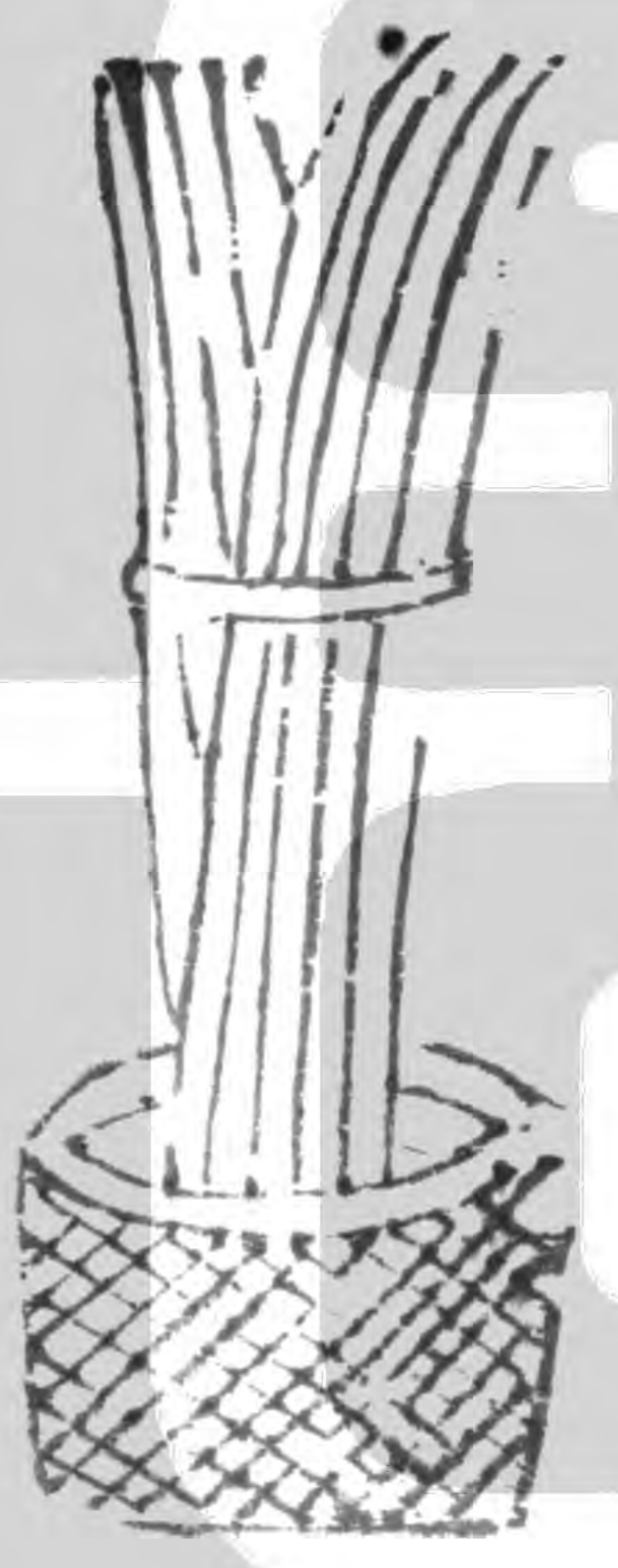
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詩曰取蕭祭肺又曰取其血管
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與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
合擅鄭氏曰奠謂薦蕭詩曰特牲饋食所云祝於
于鉶南是也蕭梁以脂合黍稷之祭

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膋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蕭
黍稷肝肺首心見間以袂纒加以替也以報魄也鄭氏
曰二端謂氣也魄也二禮謂朝擊與薦黍稷也朝事謂
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間皆當為醜字
之誤也膋當為馨聲之誤也爾雅曰蕭荻也李廵曰荻
一名蕭陸機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
白蒿白葉莖蘿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氣故祭祀
以脂爇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

鬱合豎貞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于地而求諸陰也
蕭合黍稷與陽達於墻屋以魂氣歸于天而求諸陽
也祭祀君與夫人所以自盡者也故君灌以圭夫人
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登詔言灌以圭璋用玉氣也
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炳蕭是迎牲奠登皆在既

灌之後而炳蕭又在既奠之後則灌求神之始也而
 炳蕭次之迎牲奠盞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祭義曰
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為未又求諸陽而致
 曲焉則神其不格乎設燔燎羶羶見以蕭光則羶腍
 膾之氣也鄭黍稷之氣也曲禮黍曰蕭合稷曰羶蕭合膾膾黍稷
 而燔燎之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盞之
 禮則祭義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到
 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膾膾燔於堂以達其
 其氣而奠定之所詔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矣
 也鄭康成以祭義所言為朝事之燔蕭以郊特牲所
 言為饋食之炳蕭改羶為膾

茅蕙



茅旌



禹貢荊州厥貢包匭菁茅菁茅也易曰藉用白茅無

咎繫辭白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苟錯於地而可矣

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

祭前法酒參下去若神飲之故請縮也故齊桓責母是不貢色茅無以縮酒宜謂茅與共祭之宜亦以縮酒宜以藉祭縮酒亦酒也

鄉師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

鄭大夫謂祭前藉也玄謂菹士虞禮所謂直則茅長五寸束之是也

祝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于苴三取膚祭如初也

司巫祭祀共

一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二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三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四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五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六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七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八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九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十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十一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十二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十三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十四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十五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十六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十七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十八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十九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二十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二十一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二十二曰菹取菹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地者堂而西

鄉師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

司巫祭祀共

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士虞禮苴荆茅長五寸束之實

于篚饌于西北上

又曰祝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

北東席上東縮又曰祝饗命佐食佐食許諾鉤袒取黍

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

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野有死鹿白茅

束又曰白茅菅兮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晉語曰

茅絕設表望史記曰一茅三脊

茅之為物柔順潔白可以施於禮者也故古者藉席

縮酒之類皆用焉禹貢荊州包匭菁茅甸師祭祀共

菁茅鄉師大祭祀共茅祖司巫祭祀共祖館則茅有

貢於方國者有共於甸師者甸師之茅有入之鄉師

有入之司巫則鄉師之所共者大祭祀也司巫之所

共者凡祭祀也

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則茅不

特藉祭而已士虞禮苴荆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

于西北上祝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

縮酒之類皆用焉禹貢荊州包匭菁茅甸師祭祀共

菁茅鄉師大祭祀共茅祖司巫祭祀共祖館則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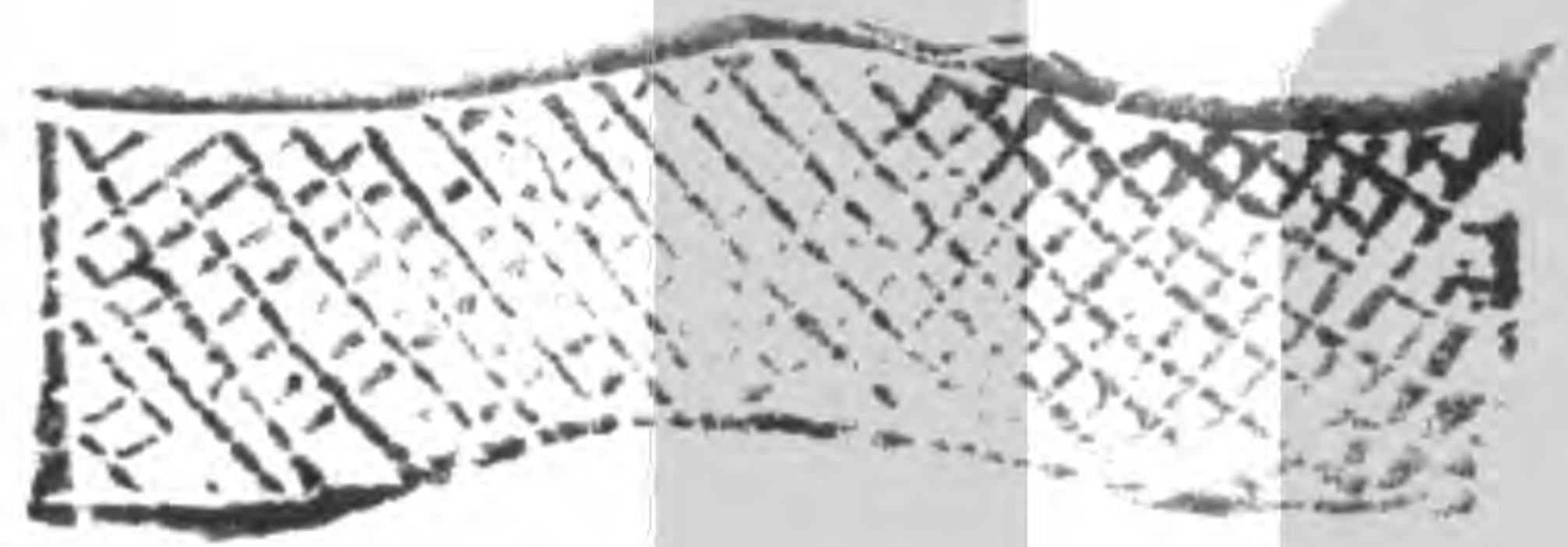
貢於方國者有共於甸師者甸師之茅有入之鄉師

有入之司巫則鄉師之所共者大祭祀也司巫之所

共者凡祭祀也

縮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特藉祭者也司尊彝醴齊縮酌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縮然後酌則其縮不必束而立之祭前鄭大夫謂束而立之祭前次酒其上酒滲而下若神飲鄭康成謂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起於其位故設苴以定之其說皆不可考男巫望祀望街旁招以茅國語置茅蕤設表望公羊曰鄭伯立執茅旌何休謂斷之曰藉不斷曰旌宗廟之中以迎道神指護祭者然則茅之所用豈一端哉故可以纂鼎可以御柩雜記或菹以為豆實或包以通問好或索綯以備民用此茅所以可重也士虞有苴特性少牢吉祭無苴而司巫祭祀共蕤館則九玉祭祀有苴矣賈公彥謂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於理或然後世祭有翟蓋茅旌之類

道布



周禮司巫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蕤館杜子春曰道布新布三尺也或曰布者以為席也鄭康成曰道布者為神所設巾中雷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凡苴神位藉之以席設之以布謂之道布為道神故也

陰厭

陽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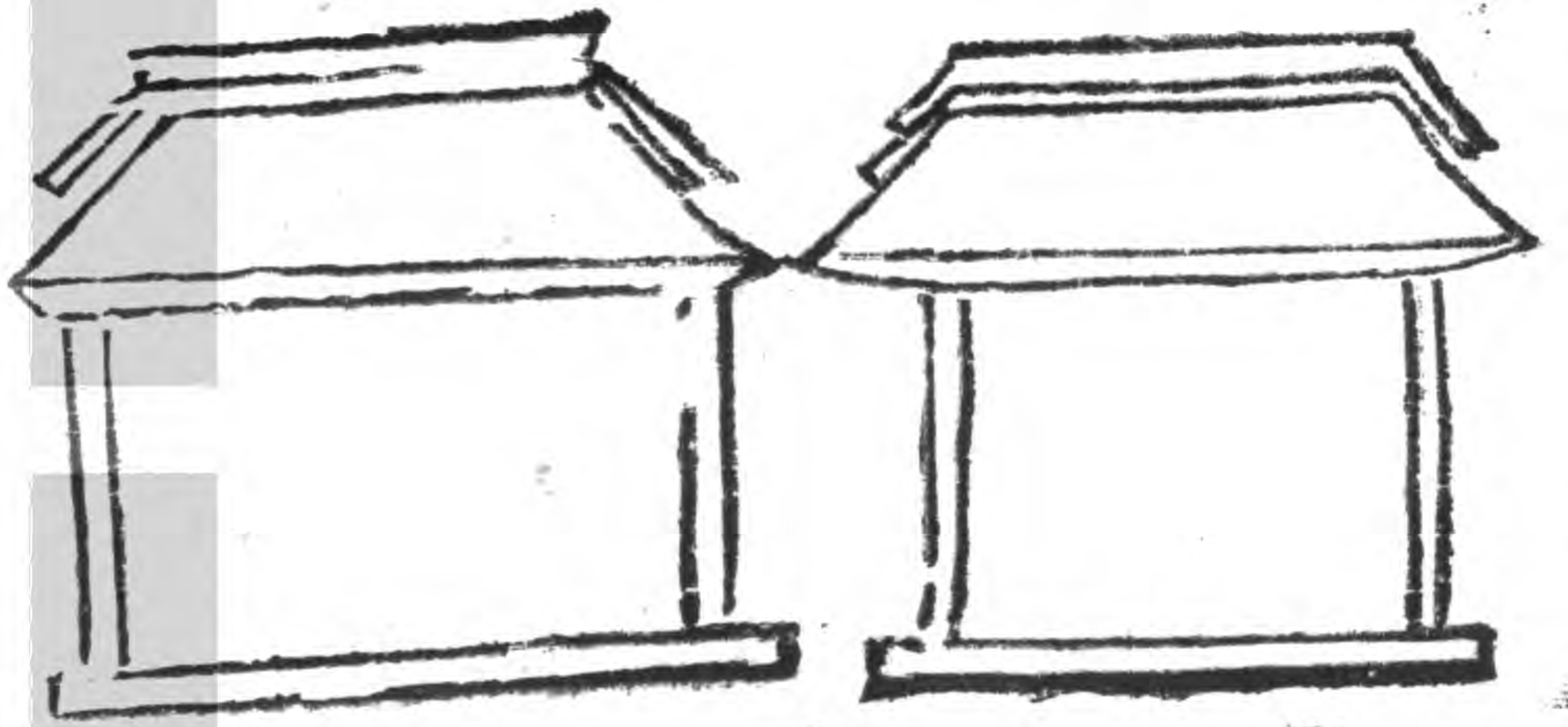
綏祭

受祭

陰厭陽厭特牲禮主婦薦豆設敦釔主人及佐食宗人
 設鼎俎祝洗酌奠于釔南主人再拜然後祝出迎尸
 少牢亦薦豆設敦設鼎俎祝酌奠主人再拜然後祝
 出迎尸則未迎尸之前陰厭也有司徹卒養有司官
 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凡非用席
 納一尊于室中則尸謏之後陽厭也鄭氏曰陽厭殺
 無瓦酒陰厭西南與陽厭西北漏與室之間故曰陰
 漏室之白故曰陽陰厭席東面陽厭席南面

陰厭

陽厭



禮記曰攝主不厭祭又曰祭殤必厭蓋帝成人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成人之後雖婦而無子祭與夫成人同又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為後也祭殤

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蓋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鄭康成曰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祭殤於廟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是宗子而殤有陰厭無陽厭庶子之適為凡殤有陽厭無陰厭若夫成人之祭迎尸之前設奠於奧謂之陰厭及設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儀禮特牲有陰厭有陽厭少牢有陰厭無陽厭蓋天子諸侯上大夫正祭有陰厭釋祭有陽厭下大夫與士無賓尸之釋則陰厭陽厭設於祭之日而已庶子攝祭不厭鄭氏以為不陽厭者以曾子問先言不厭而繼之以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皆逆陳其祭末者則不厭為陽厭可知也

夫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飲神也殤之有厭為其無尸故也正祭有厭為其尸不存故也上大夫而上正祭無陽厭不敢遽飲之也攝祭無陽厭不敢飲之也適殤有陰厭則其禮詳庶殤有陽厭則其禮略觀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禮則陽厭之略可知也

授祭

尸主人主婦皆授祭士虞尸右執奠特牲刀左執

周官六祝隋釁令鍾鼓小祝大祭祀贊隋守祧既祭

藏其隋儀禮士虞祝命佐食隋祭佐食取黍稷肺祭

授尸特牲祝命尸授祭之尸取菹擗于醯祭于豆

佐食授主人授祭主婦則佐食授祭主婦撫之少牢

尸受肺與黍同祭于豆間主人佑受佐食綏祭坐祭

之主婦亦受佐食綏祭祭之禮記特牲曰祭黍稷加肺

報陰也曾子問曰攝主不厭不饗鄭康成謂下祭曰

隋則隋與春秋傳所謂隋成之隋同周官與士虞作

隋少牢與禮記作綏特牲作綏其實一也隋祭所以

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其物黍稷與肺

其樂鍾鼓贊之以祝祭之以佐食藏之以守祧禮記有

官婦婦祭先儒謂婦且而尸與主人主婦皆有是禮則尸

既舉奠而綏祭祭神食也主人受酢而綏祭尸食也

少牢主婦受祭於佐食而祭之特牲主婦祭以佐食

而撫之以士卑而禮簡故也攝子不綏士虞無尸不

綏以攝與尸非備文故也周人所祭莫先於肺天子

諸侯或隋於堂上或隋於室中固不可考要之皆先

祭肺而已鄭康成以禮記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前

謂朝事延尸于尸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臠膾

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
隋于主前主人親制其肺所謂制祭也其說無據

受嘏



禮運曰脩其祝嘏正義曰祝以主人之辭饗神嘏謂祝

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祝嘏辭說藏於

宗祝巫史非禮也宣祝嘏辭說郊特牲嘏長也大也曾

子問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假當作嘏不周禮

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徹王之胾俎正義曰胾俎若特牲少牢

入俎於席前尸酢禮亦然司凡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

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

純左右玉凡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昨讀如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

大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尸內諸臣致爵乃設席正義曰鬱人知席王在尸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尸內之東西面也大祭祀

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儀禮特牲饋食尸九飯

主人酌尸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

主人退佐食授接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

酒進聽嘏佐食搏黍稷授祝祝受尸尸受以菹豆執以

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

左袂挂于季拍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盥于房祝以

籩受實于左袂挂社以小拍者便卒角也主婦酌亞獻尸尸酌

如主人儀賓三獻如初少牢饋食禮尸十二飯主人酌

尸祝酌受尸尸酢主人上佐食以綏祭二佐食各取黍

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

祝受以東北面于尸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

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

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

受黍坐振祭濟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拍執爵以

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室

祭三嗜王夢瑀鳥王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上宗曰饗食讀王曰饗

福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酌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太保受同祭濟

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齊至盛則詩天保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楚茨工祝致告祖賚孝孫苾芬孝

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梁天監五年明山賓

議請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祿臣下不敢同

也詔依其議唐開元開寶禮及儀注熙寧祀儀天子親

祠而亞終獻飲福有司攝事而太尉飲福受胙

祝以孝告其辭說則少牢饋食祝曰孝孫某敢用柔

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

某氏尚饗之類是也設以慈告其辭說則少牢饋食

祝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汝孝

孫來與齊同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

之之類也其儀則士禮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左袂挂于季拍卒角拜尸荅拜主人出寫盥于房祝以籩受大夫禮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尸西以嘏于主人主坐奠爵與再拜稽首與受黍坐振祭齊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拍執報爵以興坐卒爵拜尸荅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黍黍主人嘗之納內蓋士賤而禮簡故佐食搏黍授祝祝受尸尸執而親嘏之大夫貴而禮煩故佐食兼受二敦黍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嘏之士執角受之詩懷而不嘗大夫奠爵受之坐祭齊之乃詩懷之而又嘗其實工左袂所以便執爵也以袂挂于季拍所以便卒爵也其受皆於主人酌尸之後而主婦亞獻賓三獻不與焉特受尸酢爵而已曾子問攝主不嘏以明福在主人非攝者所可受也梁明山賓議請郊廟受福惟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不敢同也其言頗合禮意唐開元開寶禮天子親祠而亞獻飲福有司攝事而太尉飲福然受尸酢爵謂之飲酢可也謂之飲福非也以爲飲福非古遂廢受酢之禮此又全失獻酢往來之道也古者受福雖在皇尸飯酌之後然主人受酢受福皆同時其後繼之以亞獻終獻加爵無嫌乎受福太蚤也今親祠儀注亞獻終獻行禮已訖然後禮官前導

皇帝飲福受胙而亞獻終獻無復與於酢爵恐非禮意

禮書卷第八十三終

禮書卷第八十三

五齊

三酒

六飲

五飲

五齊

泛齊 醴齊 盎齊 緹齊 沈齊

三酒

事酒 昔酒 清酒

周禮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
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
量司尊彝辨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
祠夏禴禘裸用鷄彝辨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
獻用兩象尊皆有壘諸日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鬯
彝辨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
有壘諸日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
彝辨雝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
有壘諸日之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惟齊獻酌醴齊
縮酌盎齊流酌凡酒脩酌儀禮特牲壺禁在東方尊于
戶東玄酒在西又尊兩壺于階東西方亦如之少牢尊
兩甒于房戶之間甒有玄酒禮運玄酒在室醴醎在戶
案醎在堂登酒在下坊記醴酒在室醎酒在堂登酒在

下壇器量尊在階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
尊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祭統宗婦
執盎從夫人薦流酒

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也
有三酒以人養之也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
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而皆有
貳者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所酌
度用一尊則以兩尊副之小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一
尊副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酒正言凡祭
祀則天地宗廟社稷諸神之祭皆有五齊三酒司尊
彝朝踐用犧尊再獻用象尊皆有壘蓋犧象所
實泛與醴也壘尊所實盎以下也君西酌犧象夫
人東酌壘尊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從夫人薦流酒而宗婦

執盤從夫人薦沈水是壘尊之所實者蓋而蓋之上
泛醴而已則犧象實泛醴可知也司尊彝言醴而
不及泛言蓋而不及緹沈鄭氏謂泛從醴緹沈蓋則
壘之所實蓋之下又可知也然則夫人酌壘而薦蓋
則君制祭朝事之時也及君割牲饋食則夫人薦酒
而已儀禮大夫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士尊於房東禮
記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北皆所酌而非所設也若
夫玄酒在室醴醎在戶柔醎在堂澄酒在下此則設
而弗酌也醴醎在戶而坊記言醴酒在室蓋有不同
而其設亦異爾齊之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則有酒
之體中則盎然而浮久則赤終則沈室者陰之幽戶
者陰陽之交堂者陰陽之辨堂下者陽之顯而道
以幽玄醇厚爲上以顯著清美爲下泛齊在室以其
未離於道故也醴醎在戶以其離道未遠故也柔醎
在堂則道與事之間者也澄酒在下則純於事而已
觀此則先王所辨齊酒之位意可知矣夫醴齊爲酌
則以茅縮而後酌此記所謂縮酒酌用茅明酌是也
蓋齊沈酌則以酒沈而後酌此記所謂醎酒沈于清
是也黍稷別而言之則稷曰粢曲禮稷曰明粢是也
合而言之皆曰粢禮凡言粢盛是也記於醎齊言粢
醎指其材尔鄭氏改粢爲齊誤也鄭氏又以明酌爲
事酒而澄酒或謂三酒或謂五齊於酒正坊記儀禮則曰
酒三酒也於禮運則
曰澄酒
泝齊也拾備五齊掃備四齊時祭備二齊朝用醴齊饋
用盎齊諸君自酢用凡酒然記曰夫人薦蓋則醴
以上君所酌蓋以下夫人所酌而無君饋薦蓋之
禮矣酒正曰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則中祭

小祭皆備五齊而無四齊二齊之制矣

蕡鬯

蕡草十二花
紫如紅藍

秬鬯

秬黑黍也
一稗二米



周禮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

之祭鬱金煮之以和鬯酒亦可鬱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菜
以糗之熱中泔於祭前鬱為草若蘭正義曰同鬱云十一葉為貫百
二十貫為菜者未和鬱何文云以煮之饋中亭於祭前者此似直煮鬱
之无鬯酒者其法亦和鬯酒也云鬱為草若蘭則蘭芝以其俱是香
草故比類言之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芳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
人以艾此等皆和酒諸侯以天子以鬯及社禘

大裘共其其鬯也鬯酒 之齊 共其其鬯也給澤

王弼臨共介鬯鬯其神之辭介 太宗伯凡祭大神享大鬼

祭大示泣玉鬯肆師祭之日及果築鬯築者築香也 六喪

六酒以鬯則築鬯兩禮記曰鬱合鬯又曰暢白以掬杵

以楮正義曰楮栢也楮栢也以栢
香栢潔白楨鬱也於神為宜 又曰天子親耕築盛秬鬯

以事上帝正義曰案小宰云天地大袖至薄不潔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
豈有二若和之鬱謂之鬱也 詩曰早麓曰瑟彼玉瑱黃

流在中箋云黃流秬鬯也正義曰以秬鬯為黃流者秬黑黍一稗二米者也秬鬯
者秬和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大香謂暢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

黃如金色酒在器流 江漢曰釐兩玉瑱秬鬯一白秬黑黍也鬯香草也
釐者合而鬱之曰釐

案在魯則黍酒也謂之鬯者芬芳條鬯也正義曰有鬱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
和黍黍之酒使之芬芳條鬯故謂之鬱鬯也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以其可
以與黍合而為酒也

正義曰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者合而鬱之謂築此鬯草又煮
之與黍合而為酒也

名如毛下言鬯者必和黍乃名也未和黍者與黍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
明以必和鬯乃名也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人掌在鬯也春官鬯人

鬯明也人所掌未和鬯也故孫毓云鬯是草名今之推鬱金煮以和區者

鬯明也人所掌未和鬯也故孫毓云鬯是草名今之推鬱金煮以和區者

酒名以黑黍一經二米作之故書韓愈故名之生民詩曰維秬維

秠一名秬秠經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黍一經二米正義曰昔不雅文唯彼秦作黍音同耳李巡曰黑

秬文公諫曰藿生言協風至王即派小宮及朝鬱鬱人薦鬯犧

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魏略曰大秦多蘇合薰陸鬱

金其膠十二種香許慎說文曰鬯以秬釀造草芬芳攸

服以降神也中象米也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凡鬯

之屬皆從鬯鬱鬱芳草也十葉為世鬯二十葉為秬

蕙之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樹邑人所貴芳草一醴

之以降神鬱鬱今鬱鬱林郡也開寶本草草木部中之鬱鬱金香

味苦温無毒陳藏器云其香十二葉為百草之英按魏

略云生大秦國二月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四月五月採

花即香也嘉祐本草圖經云鬱金本經不載所出州土

蘇恭云生蜀地及西域胡人謂之馬菜今廣南江西川

郡亦有之然不及蜀中者佳四月初生苗似薑黃花白

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木部中品有鬱金香云

生大秦國二月三月十月有花狀如紅藍其花即香也

陳氏云為百草之英乃是草類又與此同名而在木部

非也今人不復用亦無辨之者故但附於此耳

禮或言秬鬯或言鬱鬯蓋秬一稔二米天地至和之

氣所生謂之鬯以言和氣之條鬯也謂之鬱鬯以其

鬯鬱草和之也鄭司農曰鬱十葉為貫百二十貫

為菜以煮之其言蓋有所受也禮曰諸侯未賜圭

璜資鬯於天子則諸侯受封未嘗不資鬯而後祭也
傳曰天子以鬯諸侯以薰誤矣特牲少牢大夫士有
奠而無裸傳又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不
可考也鬯之所用不特達臭氣以求神而已故王齊
則以鬯涿浴王弔喪臨諸侯則以鬯為摯大喪則以
鬯鬻之

六飲

水漿醴醢

五飲

水漿酒醴醢

膳夫掌王之食飲飲用六清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

二曰醫醫於已一曰漿四曰醢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

四飲之饌及后世子之飲清謂醴之法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醢為醴

醫於已西省也醫今之裁漿也醢今之粥內則有黍醢醢飲粥者之清也
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稱醴清酒黍醴清酒果醴清酒或以醢為醴將
水與醴亦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也

于賓客之禮醫醢糟音與皆使其士奉之糟醫醢不淨者亦曰清不

不淨者與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糟音與漿人掌共王之

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

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醢糟而奉之凡飲共之食醫

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凡飲齊冬時內則曰飲重醴稻醴

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醢為醴醢為醴黍醢醢為醴漿醢為醴醢醢為醴

濫以詳和水也王藻曰五飲上水漿酒醴醢又曰惟水漿不祭若

祭為已僕卑小儀曰客爵居左其飲居右凡齊執之以

右居之以左齊謂食羹醬飲曲禮曰酒漿處右羹之右此言

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燕食之公食大夫飲酒漿飲俟于東

房漿飲也其俟奠與豐上賓三飯宰夫執解漿飲與其豐

以進宰夫設其豐于稻酒在東漿在西是上大夫庶羞酒

飲漿飲庶羞可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既冠贊

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和覆之面葉冠者以和祭醴三

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醴宜云用和者沛其醴內則曰飲重醴始醴清

孟子曰簞食壺漿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莊子曰十

漿之家五漿先饋

酒正四飲清醫漿醴而無水醴涼漿人六飲水漿醴

涼醫醴而無清內則有醴清醴醴漿醴濫而無水涼

醫至薄有水漿酒醴醴而無涼醫者鄭氏曰清謂醴

之節者則酒正之清與漿也內則重醴

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二醴皆有清糟則糟

醴之濁者也醴內則所謂或以醴為一醴內則所謂黍

醴也醫內則所謂醴也涼內則所謂濫也鄭氏曰醴與

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水涼之味薄非酒正之所辨

酒在飲中非用漿人之法內則無水涼亦以其薄而

略之也夫飲之齊必寒飲齊時其設必重沛者為清

醇者為糟糟用和清不用和右致飲于賓客則醇者

而已故酒正曰醫醴糟則醫醴皆糟也夫人飲于賓

客則有清焉故漿人曰清醴醫則醴清而醫醴皆糟

也夫人致三飲右致二飲屈於王也漿人六飲始水

玉藻五飲亦上水貴其本也六飲無酒五飲有酒異

代之禮也古者之於六飲用醴為多鄭氏曰五齊正

用醴為飲者醴恬與酒異也其飲四齊味皆似酒其

說也是也然儀禮士冠醴子醴賓士昏醴賓醴婦聘禮
 醴賓士喪既夕士虞皆有醴而公食燕禮大射鄉飲
 酒特牲少牢皆不用醴何也蓋禮之質者尚醴文者
 尚酒冠禮醴子昏禮醴婦禮賓原其親也聘禮醴賓
 原其私覲也士喪及虞醴神存其養也非此無所事
 醴則用酒而已儀禮祭以桐玉藻言水漿不祭若祭
 為已饑卑則水漿與醴雖均曰飲其厚薄甘淡故有
 間也

禮書卷第八十五

禮書卷第八十五

裸

九獻

正飯數

十二獻

一獻三獻五獻七獻之辨

加飯數

裸



書曰王入太室裸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

事將送也裸送送謂贊玉酌爵也以南尸謂之裸也明不為飲三以祭祀凡賓客

贊裸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瑱爵亦如之謂宗廟三既裸而

凡賓客之裸獻瑒爵皆贊謂王同及二王之後大宗伯大祭

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蕩蕩大賓客則攝而載裸小

宗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瑱裸師凡祭祀以裸築鬻鬻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裸將鬻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

和鬻鬻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

裸將之儀與其節及葬共其裸器遂埋之司尊彝春祠

夏禴裸用鷄彝鳥彝秋嘗及烝裸用瓘彝黃彝行人

公再裸而酢侯伯子男一裸而酢再裸再飲也大國之孤

以酒禮之以酒禮之若謂禮也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鬻鬻無

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迎牲周人尚臭灌用鬻

臭既灌然後迎牲又曰裸用圭璋用玉氣也祭統曰獻

之屬莫重於裸投壺當飲者皆跪奉醢曰賜灌勝者跪

曰敬養文王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皐論語曰禘自既

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商人尊神而交神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

而辨神於幽故先裸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太室裸祭

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則尸入太室以圭瓚酌鬻鬻裸

之后又以璋瓚酌鬻鬻亞裸其裸尸也如裸賓客則

王與后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王酌鬻鬻以獻尸

尸受祭之卒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灌非禮

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考之

於禮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玉人裸圭

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鬯人秬鬯之所用則社廟
山川四方而已是禋不施於天地也然大宗伯凡祀
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
以事上帝誓禮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必裸也行人
曰公再裸侯伯子男一裸諸侯有裸而卿無裸則以
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於裸者此也大
宗伯賓客則攝而載裸謂攝后耳鄭氏謂君無酌臣
之禮宗伯代王裸其說誤也鬯人共祈鬯鬱人和鬱
鬯則鬱人和鬯人之鬯而鬯人不用鬱於理或然
山川外十二神用秬鬯而不用鬱於理或然

十二獻

九獻

禮器曰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上賓者獻以爵賤者

以

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

甒升曰甒三升曰甒三升曰甒四升曰甒五升曰甒

小未之一獻質

質祭

三獻文

文祭

五獻察

察祭

七獻神

神祭

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

焉

言諸侯相饗

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

也

三獻大夫來聘王君饗燕之以為賓賓為荀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車猶單也

樂記先王為酒禮壹獻之

禮賓王百拜

一獻士飲酒之禮

祭統尸飲五君洗王爵獻卿尸飲七

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

尊卑之等也

尸飲五謂醑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正義曰此擬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醑尸尸飲七也此祭二獻擇用爵也祭奠而不

飲朝花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醑尸此等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之時以獻卿之後乃三婦醑尸醑口畢賓長執尸是尸飲七也乃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異初二裸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群有司也此謂尸公故以醑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醑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醑尸飲一也去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與大夫士獻賓不同知大夫士祭三獻賓者特牲禮文下大夫不實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知

者有司獻之其上下大夫別行賓之禮與此異

祭統曰古者必賜爵祿於太廟一獻君降人印之

者有司獻之其上下大夫別行賓之禮與此異

一獻醑 周禮司尊三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春祠夏禴裸用鷄

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

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羊彝黃彝皆有

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壘諸

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造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

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

所昨也裸如獻尸后也裸朝踐謂薦豆腥醑醴始行祭事也於是薦朝享之豆也

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醑之再獻也

王醑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後亞獻內宗薦加

豆饋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熟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也此凡

酌王醑后各四諸臣一酌之正也以此祭凡特牲少牢言之二裸為奠而尸七矣王醑

獻諸臣祭統曰酌王醑者用爵角璧散可知也

角璧散又爵人職曰受水於中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醑

王醑也王醑用王爵者用爵角璧散可知也

先儒謂大禘十有二獻四時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

侯伯七獻周官掌客諸侯長十有再獻行人上公亦

裸饗禮九獻侯伯一裸七獻于男一裸五獻諸侯之

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及禮器

有五獻之尊郊特牲有三獻之介則饗賓祀神之獻

數固不異矣然禘雖大於時祭而禘又大於禘宜亦

十二獻先儒以禘小於禘非也行人上公再裸而裸

不預於九獻侯伯子男一裸而裸亦不預於七獻五

獻則先儒以二裸在九獻之內非也司尊彝朝踐用

兩尊皆有壘饋食用兩尊皆有壘籩人聖人有朝踐

之籩豆有饋食之籩豆有加籩加豆則朝踐三獻后亞

之諸臣之所昨三獻也饋食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昨

六獻也醑尸三九獻加爵不與焉此宗廟九獻之禮也夫卒食必有醑曾子問言侑醑是侑食然後有醑也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醑是饋食然後有醑也特牲少牢之祭皆曰饋食而獻皆曰醑尸則大夫士

無朝獻饋獻之禮特醑尸於饋食之後而已然士禮主人主婦賓三獻又加爵三長兄弟賓長利獻之也下大夫主人主婦賓又獻又加爵二賓長與利獻之也上大夫特主人主婦賓二獻而已蓋士與下大夫無賓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賓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緝祭又有加爵記所以隆於尊者也春秋之時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加籩豆六品季孫宿如晉晉自侯享之有加辭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得賦不過三爵今且有加下臣弗堪則加豈卑者之所預乎士與下大夫有加其代賓尸可知也周官甸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加爵之籩豆內宗薦之則加以璧散璧角亦諸臣獻之可知也甲者獻以爵士之飭禮止於一獻而祭有三獻者攝盛

加爵二者有厭降也書曰

太保秉璋以酢孔安國謂報祭曰酢蓋獻始事也酢成事也諸臣之於禮成之而已故獻皆曰酢

一獻二獻七獻之辨

禮器曰一獻所與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鄭氏謂一獻祭群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七獻祭先公其說以為王祭群小祀以玄冕一章之服故一獻祭社稷以希冕三章之服故三獻祭四望山川則毳冕五章故五獻享先公則鷩冕七章故七獻然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則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

類則希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甲之於山川也以社稷之所上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則獻數不繫

於服章矣且賓客之禮士一獻一獻禮卿大夫三獻三獻禮

子男五獻禮器五獻之尊門外正門內壺昭元年左傳曰魯具五獻之尊豆趙孟獻子則大國之卿亦五獻侯伯

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

長十有再獻皆服鷩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

服章哉鄭氏以三獻為祭社稷五祀五獻為祭四望

山川誤矣群小祀則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凡

凡外祭毀事用鹿可也其牲體醯醢大宗伯以醯醢辜祭四方百物其裸器用散散人凡

其舞兵舞佻舞或不與舞散人凡祭百物之神鼓兵舞佻舞者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與舞

山川四望則其北位各因其郊與其方小宗伯北五帝於四郊四望亦如之

其牲各因其方之色裸則用蜃玉則兩圭有

邱與璋邱射禮注有

奏偕

洗歌商呂舞大磬樂奏祭賓歌函鍾舞大夏山社稷則

其黝牲其祭血裸以大壘鼓以靈鼓舞以佻舞奏太

簇歌應鍾舞咸池其禮樂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

矣蓋禮略故質禮加故文察則其事地也察矣神則其事

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爛則

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爛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

血祭社稷是也

飯數

曲禮曰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禮器曰天子一食諸侯再大

夫三食力無數玉藻曰飯殮者三飯也論語曰亞飯干適

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士婚禮三飯卒食特牲禮

尸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禮云不復飯者三少牢禮尸三飯

又食載又食舉腊有又食舉牢酪又食告飽又曰皇尸

未實侑尸又食舉牢肩尸不飯主人拜侑尸又三飯膳
夫以樂侑食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詩曰以
妥以侑荀卿曰三臭之不食大戴史記曰三侑之不食
鄭康成曰食大名小數曰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
有十三飯十五飯賈公彥曰一口謂之一飯士三飯即
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
一飯而侑孔子穎達曰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三與儀禮
不同此據食畢更加飯告飽之數也

禮有以多為貴故特牲士祭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
十一飯有以少為貴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
士三蓋一食即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飯以
九與十一而又加者也正飯致其隆故貴多加飯嫌
於瀆

所以不同也鄭氏曰士九飯大

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而賈公彥謂十三
飯諸侯禮十五飯天子禮理或然也飯必告飽而告
飽必侑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道其勤有樂以
樂其心特牲尸告飽祝侑主人拜少牢尸告飽主人
拜侑此拜以致其敬也少牢祝侑曰皇尸未實侑此
辭以道其勤也大祝道尸令鍾鼓侑亦如之此樂以
樂其心也然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少牢七飯告飽而
侑則九飯三侑飯寡而侑多十一飯再侑飯多而侑
寡者蓋禮殺者儀蹙故告飽速而侑多禮隆者儀舒
故告飽遲而侑少此侑禮所以不同也賈公彥謂諸
侯九飯而侑天子上一飯而侑理或然也然以論語
考之每飯異樂每樂異工則侑固多矣而特牲少牢
尸飯止於三侑再侑大司樂王大食三侑者蓋有每

飯之侑有終食之侑每飯之侑一工而已終食之侑有禮之大者也故荀卿言三臭之不食大戴史記亦言三侑之不食此皆指其大者論之也古者之於賓客如祭祀禮而裸獻之數未嘗不同則天子而下其飯數宜與尸食無異矣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則凡非大食無鍾鼓歟

禮書卷第八十五終

禮書卷第八十六

大夫餼

士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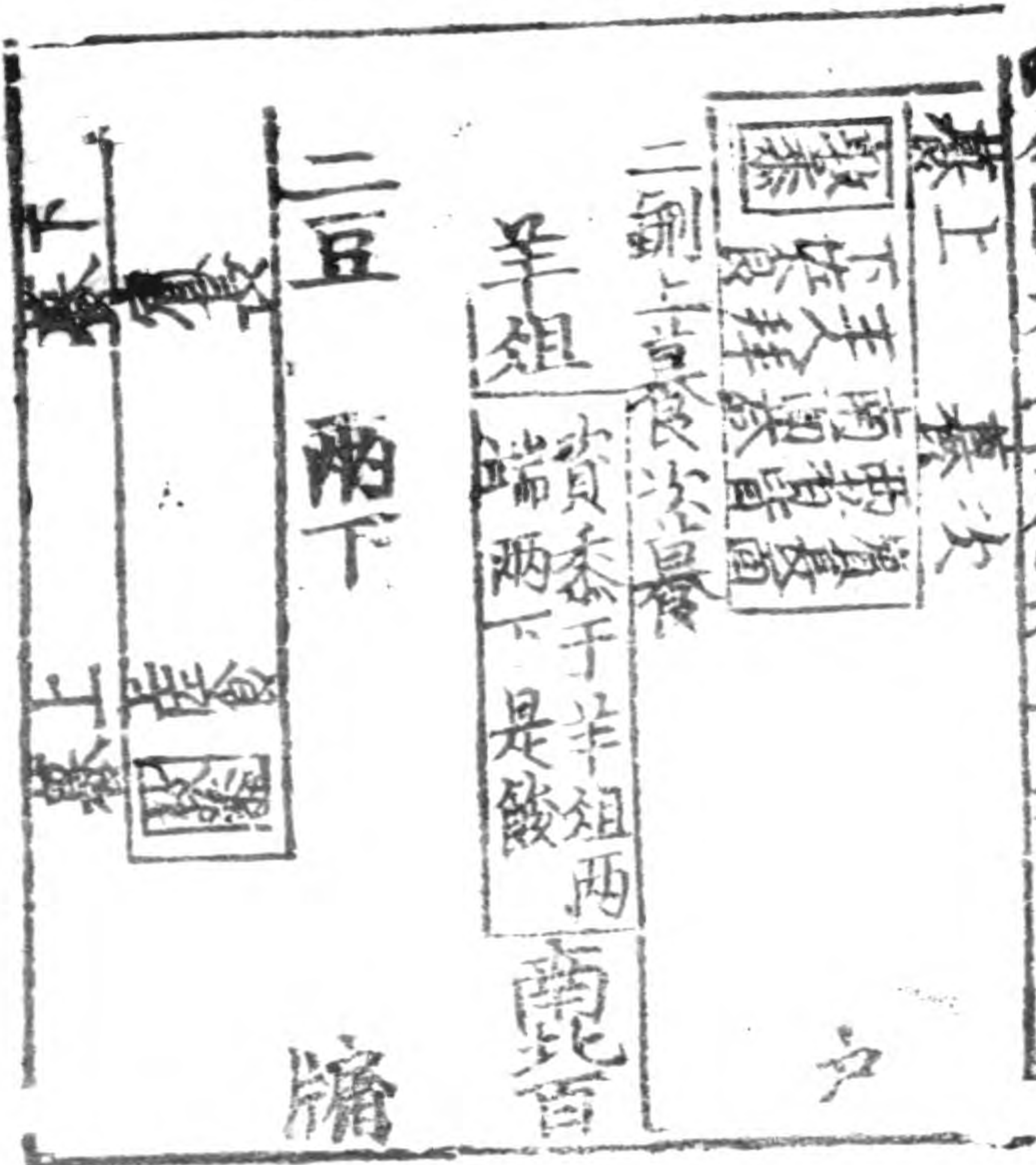
服膳

致福

大夫餼禮

天子諸侯餼禮見於經尤略今圖大夫士餼禮于後

廟室



地道尊右故
二佐食皆在
賓其之右

士饌禮

廟

室



特牲禮尸設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徹庶羞設于西

序下

為將饌去之

建對席佐食分簋鉶示人遣舉與及長兄

弟與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饗者舉與許

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主人

西面再拜祝曰饗有以也兩饗與舉于俎許諾皆各拜

若是者三皆取舉祭食祭舉及食祭鉶食舉卒食主人

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酌上饗拜受爵主人各拜

酌下饗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饗有與也如初儀兩饗執

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各拜兩饗皆降贊爵于篚上饗

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饗即位坐各拜主人

坐祭卒爵拜上饗各拜受爵降堂見于篚主人出立于戶

外西面祝命徹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宰禮尸設佐

食徹所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司官設對席乃四人饗

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一人備司士進一敦黍

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

食皆右之于席上贊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饌司士乃

辨舉養者皆祭黍祭舉主人而西面三拜養者養者
奠舉于俎皆答拜比日反取舉曰士進一劔于上養又進
一劔于次養又進二豆滫于兩下乃皆食食舉卒食主
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養贊者洗三爵酌主受于戶內
以授次養若是以辨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養者
養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盥則奠爵皆拜主人答一拜
養者三人興出上養止主人受上養爵酌以酢于戶內
西面坐奠爵拜上養答拜坐終酒啐酒上養親啜曰主
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
興坐卒爵拜上養答拜上養興出主人送乃退文王
世子曰其祭餼獻受爵則以一嗣札記曰餼者祭之末
也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故尸謏君
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士

人餼賤餼由員之餘也士起各執其

百宮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百宮進而餼鄭改進為餼非凡餼之道每變

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
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境內之象也

祭禮利成則尸謏尸謏則命養士養舉奠與長兄弟
則上養下養二人而已故一簋一劔所謂佐食分簋
劔是也上大夫之養上佐食下佐食賓長二人則上
養次養四人而已故兩劔二豆所謂司士進一敦黍
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上
佐食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養司士進一劔于上
養又進二豆于兩下是也然則諸侯以四簋黍則每
變以衆其分而資之可知矣養之簋大夫倍士諸侯
倍大夫每進不過以兩孔穎達謂諸侯之祭六簋留

二以為陽厭不可考也天子諸侯之養自君以至百
 官而輝胞翟闔之吏皆與焉以明惠周於境內也大
 夫之餼二佐食二賓長而已以明惠及於其臣也士
 之餼舉奠與長兄弟而已以明惠止於其親也蓋餼
 筵於室中就神位也用尸之簋鉶施神惠也其禮則
 降與俟命而後升祭舉祭鉶然後食拜酌祭酒而後
 飲其位則上養東面下養不酢而先降上養酢而後
 出餼之大略也然士養於其舉也戒之曰養有以也
 於其酌也戒之曰養有與也而大夫之養不戒士養
 受爵皆拜而大夫之養受爵不拜大夫之上養不親
 酢而親之士之上養親酢而不嘏何也大夫之養不
 戒以其非舉奠也受爵不拜以其非貴者也上養不
 親酢以其親嘏也士之上養不嘏此其降於大夫故

服膳致福

掌展器祀

共展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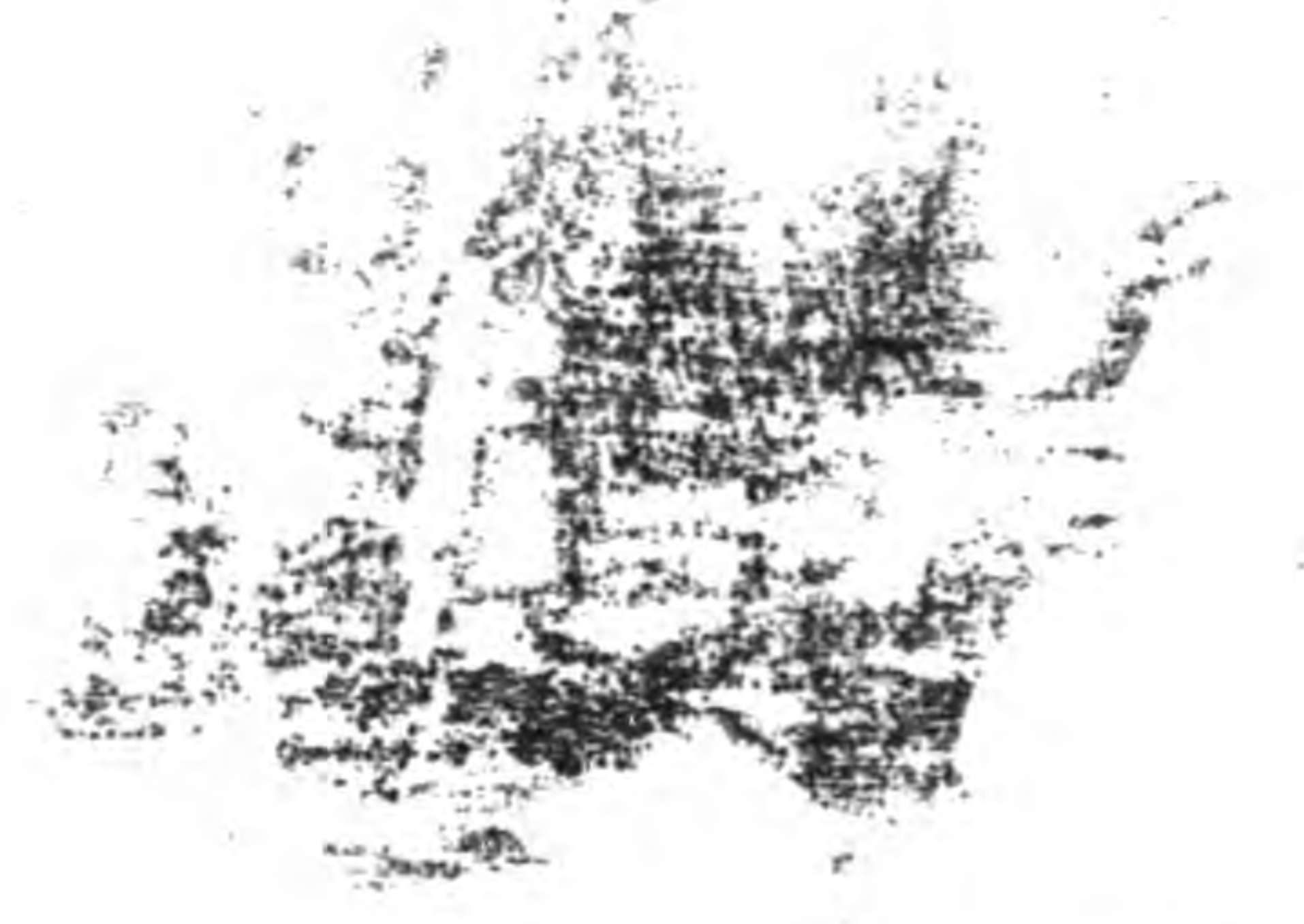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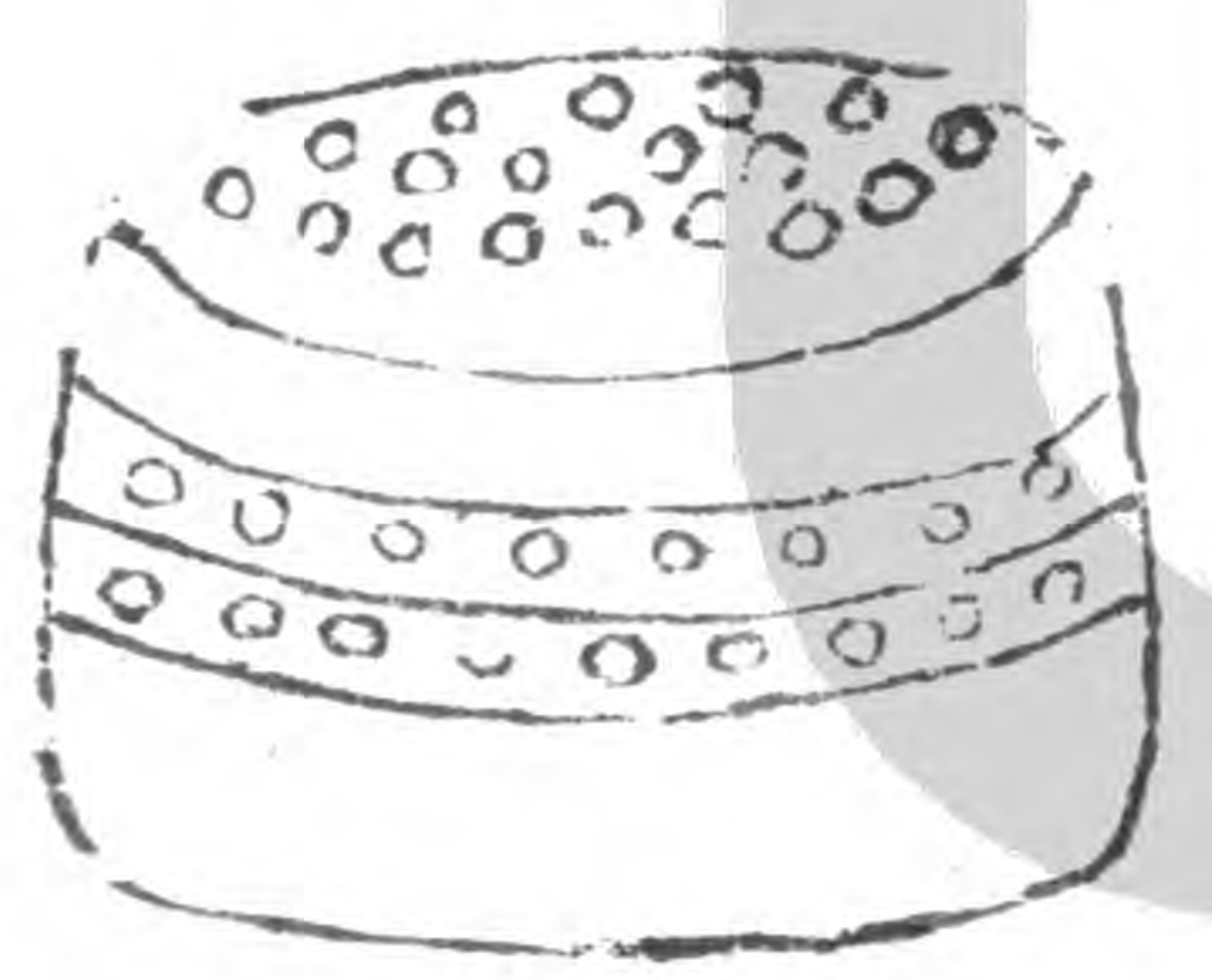
展鄭氏曰

飾祭器之

屬也也人

凡四方百

物用展器



大宗伯以服膳親兄弟之國行人歸服交諸侯之福春
 秋書天王使石尚來歸服公羊曰石尚者何天子之士
 也服者何 俎實也 腥曰服熟曰膳何休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

宗廟然後受俎實也不助祭而歸之故穀梁曰服者何祭肉也生曰服熟曰膳石尚
 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父矣周之

不行禮於魯也請行服貴復正也左氏稱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神之節也成十二年杜氏曰服祭社之內

盛以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下拜登受傳公九年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將

享之間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孔子曰非祭肉不拜祭肉不出三日不食

之矣孟子曰孔子於魯膳肉不至不梳冕而行周禮膳夫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都宗人凡都祭祀致福于

國家宗人凡祭祀致福少儀曰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

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太宰則以牛左箇少牢

則以羊左肩七个植豕則以豕左肩五个玉藻曰膳於君有葷桃菊於大夫去菊於士去葷楊子曰秦用事四帝而天下不臣反致文武胙

腥曰服孰曰膳蟹以盛之也周禮掌蜃祭祀共蜃器膳燔以熟之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王是

社稷主腥故謂之服宗廟主熟故謂之膳春秋傳曰祀有執膳戎有受服是也兄弟之國親也故兼服膳

以賜之諸侯之國踈也故歸服而已大宗伯以服膳親兄弟之國行人歸服以交諸侯之福是也然天子

交福於諸侯而諸侯有致福于天子致福亦謂之致膳儀曰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致膳以有不以博貴其前也

有以左不以右右以祭也少儀凡膳告於君子太牢則以牛左肩有膾用葷桃菊不祥也王藻曰膳於君有葷桃菊拜送拜

反重其禮也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受而膳之

同其福也春秋書天王使石尚來歸服穀梁曰石尚

欲書春秋請行服貴復正也考之春秋天子之大夫

稱官若字士稱名石尚士也故名之行服雖正然諸

侯非助祭而歸之則祭肉其能均乎何休謂魯不助

祭而歸之故譏其說是也玉藻言膳於君大夫士者

致福之膳也非致福之膳則無事於桃菊鄭氏以膳

為凡美食誤也致福致膳吉禮也紺練之胙則曰吉

而已顏淵之喪饋禘肉孔子彈琴而後食此吉肉也

禮書第八十六終

禮書卷第八十七

祭日禘

明日禘

拜儀上

拜儀下

東室

廟門

祭日禘於西室

祭日禘

東室

廟門

明日禘於西室

明日禘

楚茨之詩曰祝祭于禘祀事孔明

禘門內也箋云孔子不知神之所

賓客之禮祀於是其明三義曰釋宮云開謂之門李巡曰開廟門名孫炎曰詩云

祝祭于禘謂廟門也故直言明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

云直祭祝于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為正又曰素祭祝于禘注云廟門

外曰禘又注禘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與此不同者以彼禘祭對正祭是明日之

名又按記又稱禘之於東方為失明在西方與釋其在門故禮器曰為禘於外祭統

曰而出於禘對設祭於堂為正是亦明日之經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

皆行重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

經祭之禘在廟門外之西北正祭之禘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

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事繫之門內為待賓客之禮也

絲衣詩曰經

賓尸也

釋又祭釋天子諸侯曰經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正義曰

之明日也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立于垂壬午猶經魯為諸侯用祭之明

日則天之禮同名曰經故公羊傳曰經者何祭之明日

也知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之祭禮也其下篇有司徹云若不賓

尸注云不賓尸謂下大夫也以言若不賓尸是有賓尸必有司徹所行即賓尸之禮是

卿大夫曰賓尸者其禮非異日之重故知與祭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經卿大夫謂

之賓尸是經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經賓尸有經祭之禮也為賓尸注云不賓尸

諸侯禮大異曰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經言其尋釋昨日卿大夫曰賓尸小同日為之不別立

名直云所指其準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經者是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重故特言其文

也周曰經商謂之彤者因經又祭遂引釋之以明異代之禮別之彼云周禮器言設

日經商曰彤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經之意尚書有高宗彤日其其事也

祭于堂為禘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設祭之經於堂人親禮

謂之禘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於堂者以正祭設薦在室故釋祭亦

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正義

曰設祭于堂謂薦腥爛之時設此所薦饌在於堂為禘乎外禘謂明日經祭在廟

門之旁謂之禘言為此禘祭在於廟門外之西也又此云為禘乎外禘祭故知明日

釋祭也郊特牲云素祭祝于禘不云外故鄭注注不云明日經祭云謂之禘者於廟

門外之旁因名焉者以釋宮云廟門之禘今日釋祭在廟門外之西旁因以廟門為

祭故云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於堂者以正祭設薦在室故釋祭亦

設饌在室案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坐尸侑於堂酌而獻尸故知人君經祭亦事於

堂也但卿大夫賓尸禮略不設祭於室又不在廟門異於君也云夏后氏世室門堂

三之二室三之一者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又引頌絲衣之篇者證釋祭在堂事

也郊特牲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禘之於東方失之矣直

祭祝于主素祭祝于禘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

諸遠人乎祭于禘尚曰求諸遠者與禘之為言倏也

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主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菹薑棗

相饗之也設饌也也血毛生齒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禘亦正祭日祭義曰孝子

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知大

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
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
謂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莫也此時君奉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饗也饋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
房步非直進也之明日謂饗日也言饗之夜不寐疏謂饗日也者以其先云君獻尸後云
夫人薦豆故知饗日也引有司徹之文者饗饋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饋口即天子諸侯之饗也祭統曰詔祝於室而出

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謂祊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而出于
祊者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廟求神於門外

之旁神明唯測不可一死之或門
旁不敢定其與神明交接之道書高宗彤日祭之明
日又祭春秋書辛巳有事

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穀梁曰繹者祭之明日

之有賓也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家語衛莊公變宗

廟易市朝高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

之西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庭門內祊之

於東方失之矣爾雅曰闕謂之門李巡張炎曰繹又祭也夏
曰復昨商曰昨周曰繹

禮有正祭之祊有繹祭之祊求諸遠者也祊於

西尊其右也詩以往蒸嘗禘利或烹或肆或將而

繼之以祝祭于祊此正祭之祊也禮言設祭于堂為

祊乎外家語言繹祭于祊此繹祭之祊也正祭之祊

位於門內之西室故毛氏釋詩以祊為門內繹祭之

祊位於門外之西室故鄭氏釋郊特牲以祊於門外

蓋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繹祭謂之祊而

祭之祊不謂之繹等之名特施於天子諸侯賓尸之

名亦施於卿大夫鄭氏以卿大夫賓尸在堂故謂祊

於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孔穎達申之云求神在

室接尸在堂於三或然卿大夫有賓尸則正祭無加

爵無陽厭下大士士無賓尸故正祭有加爵有陽厭

必於明日春秋五事已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

曰繹者祭之明日之享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是也賓尸則祭日而已儀禮有司徹掃堂攝酒迎尸而賓之是也繹於明日則異牲詩曰白羊俎牛是也賓尸於祭日則用正祭之牲而已有司徹黻黻尸俎是也蓋正祭而重主於禮神繹輕而主於禮尸重故省牲視具在宗伯輕故使士焉則絲衣其紕載弁侏侏者士而爵弁絲衣者也主於禮神故在室主於禮尸故在堂則自堂俎基掃堂設筵者皆堂上之事也考之儀禮大夫正祭不迎尸而賓尸迎之正祭有祝而賓尸有侑正祭先薦後獻賓尸先獻後薦正祭之鼎五賓尸之鼎三正祭之牲體進下賓尸之牲體進勝正祭之魚縮載賓尸之魚橫載正祭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侑之後凡此此曰與正祭不同則主人迎尸尸後酢主人所以伸主人也先獻後薦而進下所以酢主人也其飲至於無升其罰至於兕醕則繹祭可知矣

拜儀上

禮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許慎曰頓手手拜也稽首至地也稽顙則首至地矣荀卿所謂至地曰稽顙是也太祝言禮之重者曰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而繼之以褒拜肅拜則頓首空首振動重禮之漸殺者也褒拜肅拜輕禮之尤殺者也然則稽首一拜手而稽留焉頓首則首頓於手而

已空首不至於一空其首而已奇拜一拜也儀禮鄉
飲鄉則聘禮士均見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肅拜
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少儀曰婦人
雖有君賜肅拜正一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
手拜然則所謂主拜者手至地也士婚禮婦拜扱地
是也衰拜介於一拜肅拜之間則禮固殺矣其詳不
可考也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避君也孟武伯曰非
天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稽首寡
君懼矣是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
也然君於臣有所稽首言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
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所稽首儀禮
公勞有賓再拜於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
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

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統稽首於非其君

者尊主

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曾
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鄭氏
謂稽首頭至地頓首頭叩地空首頭至手袞讀為報
再拜也又引書曰王動色變為振動之拜此不可考

拜儀下

檀弓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頹乎其
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又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
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穆公
曰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哭而起則愛父
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又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
顙隱之甚也喪服小記曰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
總必稽顙婦人為未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孔頴達曰重

期以下拜賓 少儀曰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為喪主則不

而後稽顙 肅拜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或曰為喪主則不

手拜肅 肅拜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或曰為喪主則不

贈也拜 母在則贈拜不稽顙 弔者含者禭者入皆子拜稽

顙又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稽顙

拜曰喪拜拜而後 又曰廬焚孔子拜鄉人為火者拜之士一

大夫再拜亦相弔之道也喪大記小斂男奉尸夷于堂降

拜 降拜拜 君拜寄公國賓士大夫拜鄉大夫於位於士

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

拜命婦妃拜衆賓于堂上 其無女主則男主人拜女

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賓于阼階下子幼則

以衰抱之人為之拜喪有無後無無主又曰君弔於大

夫七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迎不拜拜送者拜送

為君之答已也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夫

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退主

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門外不拜奔喪大夫

諸侯不敢拜賓 謂大夫士 使列於國 凡奔喪有大夫至拜之成踊

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間喪曰稽顙蠲地無容士喪禮

既小斂主人拜賓大夫特拜七族之即位踊賓主人出

拜送于門外君弔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賓出哭拜送

三年之喪稽顙而後拜所謂喪拜也其以下之喪拜

而後稽顙所謂吉拜也蓋拜則致敬於人稽顙則致

哀於已拜而後稽顙類乎其順也以其先致敬故也

稽顙而後拜頌乎其至也 考工記輯欽頌典邦司農曰 頌讀為懇蓋古字頌懇通用 以其先

致哀故也孔子之時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後稽顙之

為重而或以輕為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為禮拜上之

為泰而或以泰為禮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
一至者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於天下而
已喪之稽顙猶稽首也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非至
重不稽顙矣然有非至尊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
以弔者之尊也故謂妻稽顙以至親也大夫弔之雖
總必稽首以弔者之尊也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
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為夫與長子而已
以所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然士喪禮於
三年之喪拜稽顙喪大記雜記皆言拜稽顙此謂拜
必稽顙非拜而後稽顙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弔公
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未
後也故不成拜國語曰重耳拜而不稽顙誤矣

禮書卷第八十七終

禮書卷第八十八

天帝之辨上

天帝之辨下

大神之辨

圜丘

方丘

天帝之辨上

周禮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

五帝謂天神掌次王太旅上帝則張橧案設皇邸

於國立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正義云下經言朝日祀五帝則

張大次小次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大司徒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充人掌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

繫于牢芻之三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蒼璧

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禮天以冬至謂天凡祀大神享大鬼

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曰宿眡滌濯社玉鬯省牲饌奉玉盥

若王不與祭祀攝位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

伯兆五帝於四郊大哉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肆師類

造上帝封于大神類禮依郊祀而為之封典瑞四圭有邸以

祀天旅上帝初云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司服祀昊天上帝

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司樂乃奏黃鐘歌大

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凡樂園鍾為

宮黃鐘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若樂六變則天神皆

降可得而禮矣天神則主北辰祭法曰周人禘嘗大祝掌六祈一曰

類二曰造辨六號一曰神號神若皇天上帝正義曰皇天大師類

上帝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

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致人鬼於祖廟蓋大司冠若禋

祀五帝則戒之日泚誓百官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饌

亦納亨亦如之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滌饌水職

金旅于上帝則共金版玉人四圭尺有二十以祀天禮

記曰大雩帝又曰以共皇天上帝之祠又曰因吉土以

饗帝于郊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郊社所以事上帝天

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聖人為能饗帝帝亦必在

滌三月易曰王用亨于帝吉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聖人享以享上帝帝出乎震詩曰昭事上帝帝謂文王

上帝臨女有皇上帝皇皇后帝昊天上帝書曰伊尹格

于皇天伊陟格于上帝肆類于上帝以昭受上帝天其

申命用休敢昭告于天神后蘇陸洪水帝乃震怒不

畀洪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

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
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
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
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
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
冬日至致天神此摠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
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
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
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
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
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
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
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

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昊天上帝又不主
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
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
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上帝
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廟
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帝
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盛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
配祖考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
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
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
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
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
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

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天大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也壇第一等又有皇天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

天帝之辨下

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主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

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昔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至禮天皇帝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晉書天文志中宮鈞陳曰中一星曰天皇天帝其神耀魄寶也分

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春大傳夏炎帝中

顓頊魏相曰大昊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少皞乘兌執鉞司秋黃帝乘坤長執繩司下土素問謂春陽氣柔而中矩秋陰升陽氣柔有高下而中衡冬陽氣居下而中權然則繩果以相言五帝之所司則是言五帝之所執以夏為衡以秋為鉞則誤矣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

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勾芒夏

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冥春秋傳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

收脩及熙為玄冥顓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然其

而世世為之也炎帝以火土之性色言之也萬物之象勾芒於春

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與熙者蓋冬於方為

朔於卦為艮於腎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

於色有青黑則官有脩熙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

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氏高

辛唐虞為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

令為正

序曰郊祀天地記曰因吉上以饗帝子祀在於南郊

於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又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

因川澤至於不壇掃地而祭者祭於泰壇祭天也瘞埋

於泰折祭地也周禮郊祀二人送逆尸凡樂園鐘為宮

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凡

樂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

地示皆出爾雅曰邑外謂之郊又曰非人為謂之丘

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園而

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

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

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

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

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圜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

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

於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

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

瘞

柴以升煙墜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

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

牲體全胄國語曰郊禘之事有全胄其蕤其器犧尊疏布冪檀杓豆

登鼎俎簋簠匏爵之類詩曰于且于登記曰器用周禮大宗伯凡祀大

上帝之祭盛國語曰天子禘春郊禘之盛則郊有簋簠可知矣其藉蒲越苜棗秸記曰莞簟之尚其樂

歌黃鍾大蕤奏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

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大常其服大裘衮冕其指

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

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記言祭社之禮君南鄉於此

上王此鄉可知也記又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郊主日而配月則日月之位固東西

設矣郊主日猶王燕則主膳夫王嫁女則主諸侯古法見於詩人皆無證於傳亦即

於於車也其禮不過因其自然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更秦則

興廊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

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園丘謂天好陰而北於高

山之下其祠也

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北於澤中之

園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下於北

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世祀天其上素

其下非先王掃地而祭之意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駉龍馬一切侈靡

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遂起一時元始之間

繆戾九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

於南郊光武北南郊於雒陽之陽北北郊於雒陽之

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墮廢殆

盡良可悼也

祀明堂

大示地示土示之辨

社與后土之辨

祀明堂

我將詩

父莫大於配天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

入學習吹為時是月也大饗饗帝曲禮曰大饗不問

祭五帝於明堂莫適下也樂記曰祀

郊特牲曰郊血大饗饗牲明堂而民知孝

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郊而配以祖親而近

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孝莫大於配天又

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嚴



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之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為坐五帝於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武王配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於明堂也王肅曰審如鄭說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言宗祀也凡言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宗其祀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又況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以祖武王

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為文於廟為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庭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礼畢燎于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祠太一五帝光武或特祠五帝明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設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後又復五帝位或合祭天地唐武后合祭天地於明堂中宗仍之或配以祖或配以羣祖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或以衣冕東晉或以大裘梁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朱异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真質不應三獻請停三獻於一獻隋於雩

禮記抑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

皆一時之制然也

祀大神示地示土示之辨

詩序曰郊祀天地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戒誓祀大

神示亦如之大宗伯以黃琮禮地注禮地以夏至牲幣各放

其器之色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小

宗伯大赦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典瑞兩圭有邸以

祀地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

示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比郊神州之神凡六樂

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原隰平凡樂函鍾為宮若樂八

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地示主大祝辨六號二曰示

號若云后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魁王人兩圭

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孔穎達曰黃琮禮崑崙之示以夏

至兩圭祀神州之示宜以七月河圖推象去崑崙東南

方五千里神州孝經緯去祭地示於北郊

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

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

禮記言北於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

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矣大宗伯以黃琮禮

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

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王有不同也大司

樂奏大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函鍾為宮若樂八

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神示求之

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函鍾為宮求之之樂也大簇應

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王之黃琮兩圭牲幣之黃黑蓋

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異也鄭氏之徒謂其室

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
之示此感於讖緯之說不可考也凡以神仕者以冬
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致天神而
人鬼與之者苟鄉所謂郊則非百王於上天而祭之
是也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鬼宜矣鄭氏謂致人
鬼於祖廟致物鬼於壇墀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
無據

社后土之辨

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孔曰后土社也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

告后土后土土神也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月令

中央其神后土后土顯氏之子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

又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

時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

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

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是也冬報周禮所

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

禘祠之屬非正祭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於

澤中之方丘正祭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

地有社存焉禮曰饗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

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

明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

所以親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

后土大祝大師大會同宣于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

土則后土非社也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三神黎所食

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釋大祝謂一土神也既曰

土神又曰社神是地之也書曰敢墜于王天后土左
氏曰君戴皇焉履后土漢武帝祠后土於汾陰宣帝
祠后土於河東而宋梁之時祠地皆謂之后土則古
者亦命地示為后土矣然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
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

禮書卷第八十九終

禮書九十九卷

旅祭

類祭

雩祀

王宮祭日

夜明祭月

旅祭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司尊彛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

望大祭祀大教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眡瞭大

喪廢樂器八旅亦如之

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

旅非常祭乃興造其樂器

笙師大喪廢其樂器

大旅則陳之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禮器一獻之禮不足以大
旅大旅且矣不足以饗上帝書荆岐既旅祭蒙旅平九山刊
旅論語曰旅於泰山爾雅曰旅陳也

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
岐既旅祭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
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

則張檀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
則金版職金旅上帝則用金版旅諸侯亦如之至於司尊彝之存真彝彝師

之陳樂器既陳之盛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真則非
統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廢樂而

不反則旅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
不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

為至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
山川則所次不以檀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

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盛樂器為明器
以皇邸為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於圜丘其義

或然

類祭

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伯北五帝

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兆
日於東郊北月於西郊北司中司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禱祈禮類
者依其正祀

而為肆師類造上帝則為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
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詛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

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造之
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

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狩或以
大師或以大戒造則或於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有
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
告而無旅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爲日月星辰蓋
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
類是禱爲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
稷宗廟非大戒則無類祭上帝非巡狩之所至則無
造祭書言至于岱宗此詩言巡狩告祭柴望此蓋造
上帝之禮也巡狩於其所出則類上帝於其所至則
造上帝大師於其所出亦類上帝於其所至特禱於
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成
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
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乎上帝於湯之既受命則亦

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而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既
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
師之既事邑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
得而知要之旁於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大
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
著矣四類日月星辰於四郊則類上帝蓋南郊乎

雩祀



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旱暵之事謂旱也暵也

立謂皇折五采羽為之亦如故司巫掌三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而舞雩

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土女巫旱暵則舞雩使女巫舞旱

而請有歌者有哭者以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

神靈漢之詩所謂神也黨正春秋祭祭祭謂雩祭水旱之仲蓋

旱暵共其雩斂者也大祝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禘

祠大故兵寇也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禮記檀弓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

曰天則不雨而暴尪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

奚若曰天則不雨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

若曰為之徙市不亦一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

早若喪月令仲夏命辨鼓均琴瑟管籥執于戚文羽調

竿篳篥箏黃飭鍾磬祝歌命有司為民祈祀山

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鄉士有益

於民者以祈穀實陽氣盛而帝早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出

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又及春夏雩禮有雩祭也雩祭者以雩為祭非邦也云雩帝謂雩壇

祭法雩祭雩祭者以雩為祭非邦也云雩帝謂雩壇

祭水旱也詩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祈猶禱也月令子孟春祈穀

五年左傳文郊特牲郊之祭也禘天而主日書傳云禘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

則郊所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神之神不生為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

祈報兩言也襄七年左傳曰郊祀後以祈農事故也望而郊郊而後耕是郊為祈報

之事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雩皆成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

歲之正月郊祭之然則夏正郊祭也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注云上

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是也論語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荀子曰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

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小菴而後決大事非

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

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又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

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

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王夫與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相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大雩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 季辛又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十二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御名五年左傳曰凡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過則書莊

十年傳曰魯公子偃伐宋師出自雩門魯門公羊曰大雩

者何旱祭也雩旱請雨祭各不辨大者言大雩小者言小雩然則何以不言

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趙子曰

凡祈澤曰雩稱大國禱雩也勤民之祀也故志之爾雅

曰雩號祭也

爾雅曰雩號祭也鄭氏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女巫巫

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則爾雅鄭氏之說是也杜預

以雩為遠誤矣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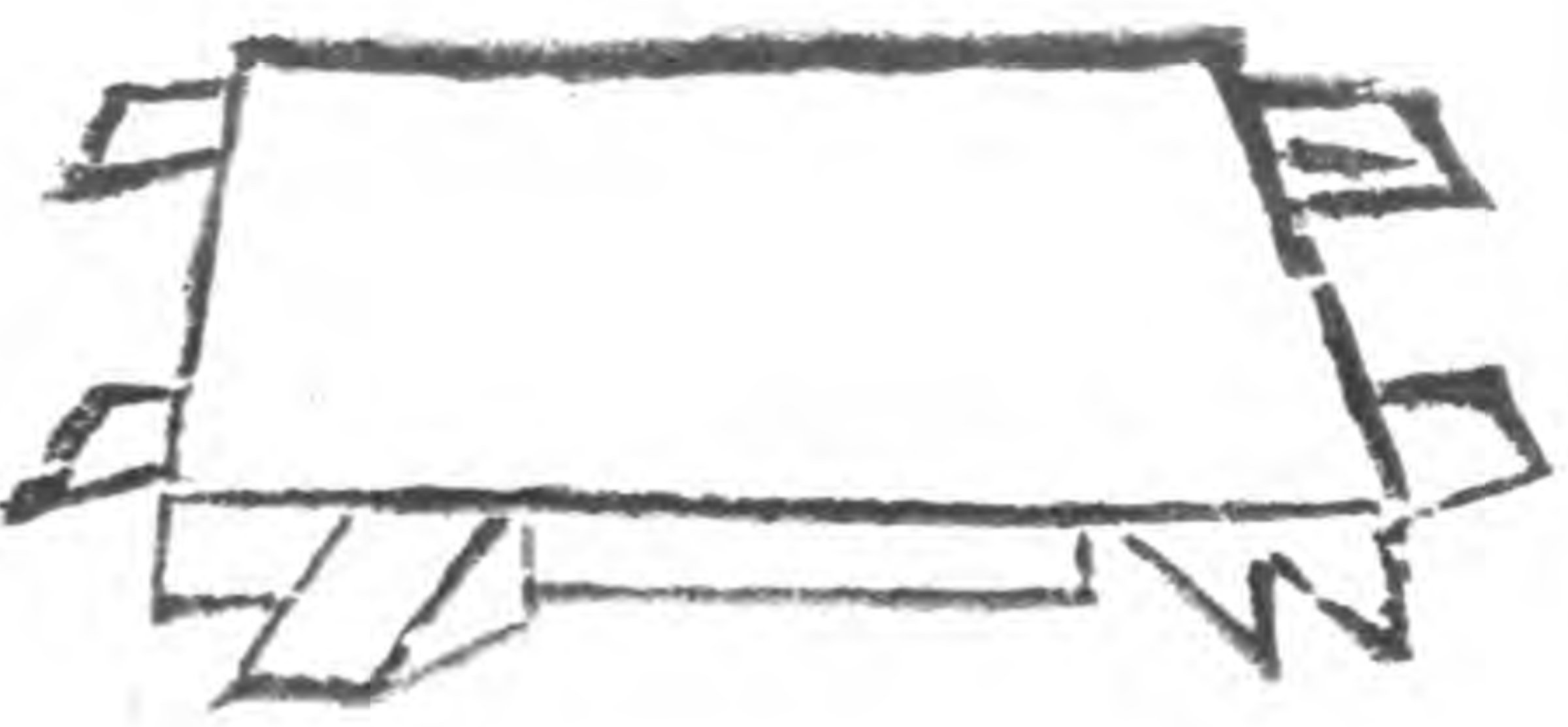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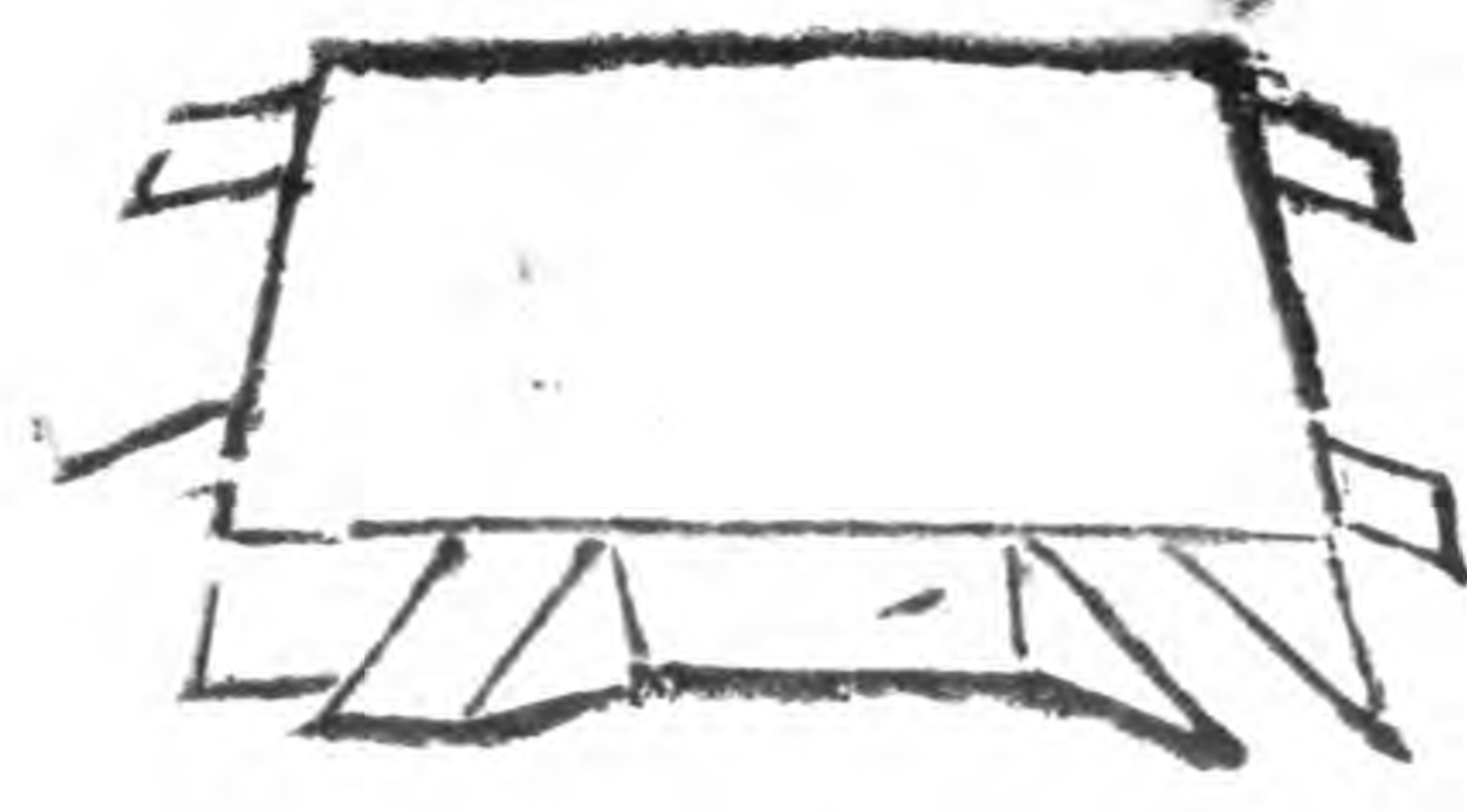
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建巳之月而建巳乃

陽亮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後

雩此春秋所以譏也大雩禮之盛也猶所謂大旅大
 饗趙氏謂雩稱大國偏雩誤矣詩序曰夏祈穀于上
 帝月令曰大雩帝則雩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也鄭氏
 謂雩祀五精之帝然周禮稱上帝與五帝不同則土
 帝非止五帝也月令曰令百縣雩祀百辟鄉士則百
 辟鄉士之祭亦曰雩也鄭氏曰天子雩上帝諸侯雩
 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風雨寧風旱則百辟亦
 天子所祀也祭法有雩樂之壇春秋之時魯以南門
 為雩門先需皆以魯之舞巫在城南鄭氏曰雩為壇
 於南郊之旁其說蓋有所受也古者雩歛在稻人雩
 樂以皇舞以女巫皇與女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之
 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開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
 達陰之意也然則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火
 不可以祈水而為坎以瘞就陽不可以求陰而移壇
 於東禮雩必自郊但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羣廟百
 辟鄉士然後及於上帝禮齊及魯言然雩樂以舞為盛後
 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禮

祭日

祭月



周禮大宗伯實柴以祀日月星辰典瑞王摺夫主執鎮

圭繅藉采五就以朝日王朝日者示有所前也謂民事君也天子常春今朝日秋分夕月又曰圭

璧以祀日月星辰主其師為璧取投於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

望四類亦如之此為壇之營或四并日月星辰辰非口於東郊非月於西郊掌次朝日祀五帝則

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鼓人以雷鼓鼓天神大司樂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又曰凡樂

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冬祈來年天宗天宗日月星辰之類郊特牲曰

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玉藻曰元端而朝日

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祭法曰王宮

祭日夜明祭月王宮日壇也君也日君也宮也月壇也夜明月壇也左傳曰日月星辰雪霜

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國語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

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

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

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

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

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觀

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曰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

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六也夫

因郊蟄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祭而祀之與觀諸侯而

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

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

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

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昱於夜

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其牲體則實樂

其服則元冕元端其圭之繅藉則大采少采禮之之

玉則一圭即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

大采象席五采五就

玉藻十有二旒龍衮以祭元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則龍衮玄端皆言其衣也衣元冕之衣則用元冕矣鄭氏改玄端爲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謂朝日以玄冕然祀上帝以衮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齋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衮冕可知矣周禮於掌次之次幣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繅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漢武帝因郊泰時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齊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焉鄭用二分虛植用立春終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尚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融與康成得義矣魏薛靖

曰朝曰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春之朏此尤無據也後周於東門外爲壇以朝日燔燎如圜丘於西門外爲壇於坎中六尺深四又以夕月燔燎如朝日隋唐壇坎之制廣狹雖與後周差異大槩因之而已

禮書卷第九十終



